

經部

易俟卷二

翰林侍讀喬萊撰

☷☷ 坤下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喪息浪反

萊按元亨利牝馬之貞明地道也君子有攸往以下以地道明臣道也程子曰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則異乾以剛健為貞坤以柔順為貞故曰牝馬之貞

程子又曰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曰利牝馬之貞則坤只有三德　平甫項氏曰樓尚書鑰為安世言北方畜馬蕃庶當遊牝之時每一牡將十牝以出雖千百為羣各從其牡終不他合所謂牝馬之貞也

地從天者也臣從君者也皆以後為義君子而有所往也居先則迷失坤之道也後而得所主則利合坤之道也

舊說先迷後得句絕主利者陰主利也按彖傳曰後順得常得常守作虛字看文言曰後得主而有常得字不當句絕明矣東谷鄭氏曰後而得所主則利文義方合彖傳文言亦合從鄭氏

西南陰方巽離坤兌也類也曰得朋東北陽方乾坎艮震也非類也曰喪朋安法坤之靜也貞法坤之正也如

是則吉也汴水趙氏曰乾之彖辭簡而理博坤之彖辭詳而戒嚴尊陽抑陰其義可見

彖曰至哉坤元(叶縈)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叶汀)

萊按乾曰大哉坤曰至哉至者无不至也乾以資始為元坤以資生為元順而承乎天也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叶滂)

天職覆地職載物之載于地者以其厚也天无不覆地无不載是坤之德合于天之无疆也含无不包也

弘无不充也光无不著也大无不被也此品物之所以咸亨也集中溪張氏　廣平游氏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叶杭

本義言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為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　平甫項氏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指聖人言也君子攸行指賢人言也指聖人言故曰乾元亨利貞言配天也指

賢人言故下文有迷有利有得有喪有吉有凶皆擇善而固執之事也終之曰應地无疆言配地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叶杭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叶腔

建安邱氏曰坤道主成成在後故先乾而動則迷而失其道後乾而動則順而得其常

萊按君子有所往以下專言人事矣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則為小人陽則為君子西南得朋者小人與

小人為朋也東北喪朋者小人不與小人為朋也小人與小人為朋同流合汙而已故曰乃與類行小人不與小人為朋雖一時寡援少助然終不受比匪之傷故曰乃終有慶此聖人扶陽抑陰之義示小人以遷善改過之方若云反而之西南則終有慶矣不獨文義中無此一層而道理亦大悖矣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萊按卦三言无疆德合无疆者坤合乾之无疆也行

地无疆者馬行地之无疆也應地无疆者君子合坤之无疆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萊按重乾无二天故言行重坤无二地故言勢行晝夜往來也勢南北高深也厚德載物君子體坤之極功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本義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冰此爻陰始生于

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隂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隂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于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隂之意焉盖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

象曰履霜堅冰隂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本義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順習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本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

萊按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六二直方全體坤德矣盖乾以九五為主天道也君道也父道也坤以六二為主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項先生曰大字

自為句或衍文觀小象直以方也文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可見蒲陽鄭氏曰坤爻辭皆協霜字韻初履霜三含章四括囊五黄裳上玄黄則二之直方無疑矣乾之中四爻曰在田曰乾乾曰在淵曰在天亦叶先韻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萊按坤之直方于動處見小象六二之動全體坤德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程傳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爲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歸之于君則上无疑忌之心下得柔順之道可貞固而守之也或出而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唯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叶廢也

程傳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言爲臣處下之道義所當爲者則以時而發非含藏而終不爲也含

而不為不盡忠者也　漢上朱氏曰含章者坤之靜也以時發者坤之動也

或從王事知光大叶地也知音智

萊按地之含弘光大順承天也三之從王事而无成有終者知地道之光大如是也卦言光者四皆含而後發之義闇然日章其斯之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本義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

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

萊按先儒謂四處近君之位无相得之義故括囊是殆不然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四去位而隱者也若在位而不言聖賢無此道理張禹孔光在位而不言東漢君子不在位而言皆非也汴水趙氏曰沒世无聞君子所疾何為有无譽之詞蓋時當昏濁名者忌之府譽者毀之媒古之皦皦特立之士罹害嬰釁皆由得譽于衰亂之世故无咎可以免禍有譽亦可招

禍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叶係）也

程傳能慎如此則无害也

六五黄裳元吉

本義黄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内而見于外大善之吉也　程子曰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婦居尊位女媧武氏是也故有黄裳之戒朱子曰伊川要立議論教人可向别處説不可硬配在易上説此爻何曾有此義都是硬入這意所以説得絮了隆山李氏曰乾之九五堯舜之君也坤之六五臯夔稷契

之臣也坤六五之應在乾九五乾坤相應者堯舜皋陶之遇合也乾為君六爻皆君事坤為臣六爻皆臣道也先儒謂五君位以陰居之為新莽武后之類此賊教之大者不可不辯汴水趙氏曰天玄地黃黃地之色也上衣下裳裳下之飾也言黃裳于坤六五則知為乾九五之配坤純陰聖人然于言君又不敢以臣當之故取象王后以存君位萊按朱子非程子是已若李氏之說指六五為臣道則文言正位居體何以稱焉若趙氏之說指六五為后則文言君子黃中通理又何以稱焉蓋以爻言之至尊之位也以卦言之柔順之德也乃尊位而有謙德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是也文言備極讚美豈有戒詞乎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萊按文見于外則淺文藏于中則深此五之所以元

吉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莱按龍戰之説不一或曰乾稱龍坤不應稱龍也或曰陰既極而陽來也或曰陰盛之極敢與陽爭非以上六為龍也皆不然也文言曰疑于陽陰似陽也未離其類陰不可為陽也是上六之稱龍也明矣稱龍猶稱帝也著其僭也曰戰不可躍不可飛也曰于野不在淵不在天也曰血昭其敗也陰象也傷在陰也

曰玄黄傷之雜而不可辨也聖人不欲著陽之傷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萊按初曰馴致其道上曰其道窮是道也何道也曰小人之道也小人之道有時而長亦有時而窮履霜一爻謹龍戰之禍于其始也龍戰一爻著堅氷之禍于其終也曰窮則龍戰之義非言其盛言其衰也

用六利永貞

萊按用九用六濟其所不足也陽之患在過剛羣龍

无首則吉隂之患在不能固守永貞則利无首濟之以柔也永貞濟之以剛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萊按陽大隂小以大終者隂變陽也郃子曰坤无一乾无十坤无一者有乾以首之乾无十者有坤以成之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静而徳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叶杭

萊按坤至柔也而萬物資生之時勾芒臯達孰得而禦之曰動也剛至靜也而品物咸亨之日賦形有定孰得而易之曰德方凡此皆後乎天以成物也後則得所主而合坤道之常也萬物之氣蘊而未發者曰含萬物之形成而已著者曰光光无不含含无不光化者變之成將所含者化而光之也此坤之道也坤之道順也承天而時行也時行不先天不後天也 按彖傳後順得常原未及主利二字鄭氏曰後而得所主則利是後得主三字當一讀不聯利字文言後得主

而有常利字亦添不入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叶腔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

萊按履霜之始何便說到臣弑君子弑父地位蓋極言小之不可不慎微之不可不防也然亦非過計也王莽之篡安禄山之叛豈一朝一夕之故耶聖人道理只有辯之早一著則銷患于未萌矣順不當作慎

觀馴致其道至堅氷也其義可見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程傳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于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隆山李氏曰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先儒誠敬之學

起于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此

萊按乾二三兩爻主學問言坤二爻亦主學問言易理學之祖也發于乾坤者聖人之道建諸天地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萊按五曰美三曰美居陽位也陽位在諸卦不言美在坤言美者純陰也純陰則陽貴矣六居三六居五

美而弗炫其美也故三曰含章五曰黄裳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蓋言謹也

萊按天地閉之象曷爲于四見之曰下三爻陰也重

之又皆陰焉是一卦之中有陰而无陽也見于四者

重卦之始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

事業美之至也

萊按乾之五稱大人重以位也坤之五稱君子重以德也黄地之色也中土之位也通洞達也无不曁也理條貫也无不晰也正位五也居體六居五也乃人君有文明之德而謙讓自下者聖人恐疑其存而不發也又申暢于四支發于事業之義以極贊其美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萊按陰疑于陽陰似陽也猶臣盛之極疑于君也必

戰之勢也陰曷為稱龍也為其嫌于无陽也陰不知有陽猶臣不知有君也曰稱龍非真龍也曰血陰類也猶未離其類也疑于陽而實陰也猶疑于君而實臣也血曰玄黄陰陽皆傷也曰天地之雜陰似陽臣似君昧尊卑之義也曰天玄而地黄陰終不可為陽臣終不可為君嚴上下之防也平甫項氏曰聖人惡陰道之盛故陳其禍敗列其名分以深戒小人曰疑于陽曰嫌于无陽曰未離其類曰天地之雜皆抑陰

而言无與陽事也程沙隨曰稱龍偽號也

䷂ 震下坎上

程傳屯序卦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盈者物之始生也

蔡按傳易者執一卦論一卦執一爻論一爻此易之肯晦而難明窒而鮮通也曷言乎不可執一卦論一卦也以屯而論承上兩卦乾坤而來蓋天地初闢草昧未開藉君子之經綸者屯之後不可不教也繼以

蒙不可不養也繼以需不能不爭不能不戰也繼以訟繼以師武功克奏比所以大一統也天下甫定王業初成小人弄權者有之小畜一陰是也小人弄兵者有之履一陰是也皆天運世道自然之消息也歷陽爻三十陰爻三十天地交而泰不交而否推之六十四卦各有微旨奥義錯綜條貫其中非循其脉絡得其㑹通烏能窺易之藴耶曷言乎不可執一爻論一爻也以屯而論初九成卦之主人所知也以初九

為成卦之主而諸爻不從初九發義字釋句解失之千里矣何則初創業垂統之人也五衰微陵替之主也二之不字五正應也守正之臣也四之求往初正應也開國之佐也三不應五亦不應初竊發割據之雄也迨初之帝業既成五至上而有泣血之凶三有无虞之吝雖不字之二亦來反常之譏矣推之他卦莫不皆然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雖各自取義未有不聯貫者　誠齋楊氏曰氣始交未暢曰屯物

勾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張倫反）

萊按屯何以具四德也曰卦之屯洪荒初闢之義也爻之屯乘龍逐鹿之時也以卦而言天待人而成地待人而平以爻而言亂待人而定治待人而開經之綸之亨所以大也利也貞也勿用有攸往不遽往也待時也利建侯有主則治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難乃旦反六二象同）

萊按剛柔始交者乾坤初闢也難生者屯也孔頴達曰此一句釋屯之名動乎險中方指二體言

動乎險中大亨貞

萊按以二體言震動也坎險也震在坎下有動乎險中之義也動即經綸也天地平成其亨大矣然則可妄動乎故又曰貞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萊按雷震象雨坎象雷雨之動滿盈則屯之難在水

也其洪水橫流之義與曷為洪水橫流也曰天一生水也當是時天未成地未平天造草昧也不可无人以治之建侯即使禹治之之義也過門不入詎有寧時耶彖言勿用有攸往彖傳畧之何哉蓋文王以待時為先孔子以亨屯為急初之磐桓不遽往也孔子曰志行正明其非无故而磐桓者聖人之情見乎辭矣朱子曰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晦冥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萊按坎在震下雨既沛也曰解坎在震上雲方升也曰屯屯之難事比亂絲非經以引之綸以理之益之亂也山澤先焚水土繼治稼穡既教禮樂嗣興皆經綸之事也迨于後世若封建若井田若學校又三代之經綸矣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萊按乾坤既立之後震一索而得男即此爻已乃天地間第一男子開國之君是也磐桓難進之貌曷為

乎難進也曰天下大器王者大統非可詐力取也故有居貞之戒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非貞也志在行正可安進耶彖曰利建侯若初者利建之以為侯也又按居貞者處于正也有得天下之道无利天下之心湯武是也平甫項氏比之漢高雖不足當此而貨財无所取婦女无所幸約法三章亦有行正之義焉勝廣梁籍失磐桓居貞之道宜其敗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

萊按孔子恐人誤認磐桓二字息于有爲指出行正之志以明磐桓之故武王十三年養晦豈无故而磐桓者若隗囂劉表息而自止失斯義矣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萊按初陽也貴也應四而處其下貴下賤也湯之于尹文王之于望先主之于亮是也此其大得民也六十四卦之初惟屯與復最貴屯之初帝王也復之初聖賢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邅張連反

萊按二柔順中正上應于五而乘初剛屯邅不進有乘馬班如之象蓋不肯從初不能從五也初順天應人之人也自二視之則寇也此女子之貞也然初豈為寇者婚媾也貞而不字迨至十年數已窮理已極不字者亦字矣或曰字初乎字五乎曰字初何以知其字初也曰初之大業既成五不得保其尊位矣可

得而臣事之耶故曰字初何以女子貞不字也曰中正也又何以十年乃字也曰陰柔不能固守也何以不言吉凶也曰二字初初陽德方亨不凶也若吉則不可為訓故周公不言吉凶孔子終以反常譏之唐之屈突通類此此說萊閩之少詹崔先生諱蔚林者平甫項氏曰天下歸漢兩生四皓欲不從得乎此十年乃字之義也又曰六二稱女子者見賢而不從世難而不救女子之貞非丈夫之事也初康屯之主以寇視之豈明識之

士哉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幾音機舍音捨象同

萊按上有九五屯膏之主下有初九應運之人其間竊發割據者豈少人乎六三應此象已以柔居剛不中不正又動之極能妄動也有即鹿之象初旣天命有歸三則智勇並困有无虞入林之象曰惟入无可

出之路也聖人畫一策以開導之曰君子幾不如舍雖然未有能舍而不往者也不舍而往亦可羞已曰君子幾惟君子能之他不能也此爻在漢則陳涉田橫之流在唐則李密蕭銑之類在明則張士誠陳友諒之徒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叶窮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萊按周公曰吝孔子曰窮窮者智窮力竭銜璧輿櫬束手就縛之象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萊按求婚媾往四求初乎初求四乎曰初求四也何以初求四也曰婚媾之道陽先于陰也四方乘馬班如豈不待求而往者初象曰以貴下賤初求四明矣四與初正應也初開國之君四佐命之臣吉无不利

周公勉之以往也

象曰求而往明叶芒也

萊按求而往不求不往也審之己度之君能濟屯也

故孔子以明美之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萊按初九得民于下衆皆歸之五將不得保其尊位矣五陽剛中正者也陽剛既非暗弱之主中正又无荒亡之行何以遂至亡國朱子曰九五坎體陷于險中有膏潤而不得施之象孔子曰施未光咎五也非五之屯膏初九何以得民于下四海困窮天禄永終矣小貞吉不過襯出大貞凶來帝王之事太耶小耶

安得不凶 明莊烈帝英主也恭儉至于亡國者屯其膏也時秦晉歲饑盜起廷臣請發帑金帝有難色侍郎周延儒出班奏曰帑藏非不竭之源發帑非善後之計諸臣還該尋箇長策帝大悅盡疑廷臣之忠直者尋相延儒引用溫體仁而國事日非正與此爻義合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施式豉反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萊按卦三言乘馬班如二不欲進也四不遽進也上不能進也誠齋楊氏曰進无必為之才退有无益之泣唐之僖昭是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 坎下艮上

程傳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為卦艮上坎下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

萊按天地既闢險難漸平逸居而无教則近于禽獸蒙之所以次屯也屯之主在初九震一索而得男是也蒙之主在九二坎再索而得男是也雙湖胡氏曰

有長子代父長弟次兄之象焉屯建侯君道也蒙求我師道也天地既位君師立矣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告古毒反

萊按物穉有必亨之理發蒙有致亨之道蒙之所以亨也曷言乎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蓋教者無求于學者聖人之教始尊學者有求于教者教者之言始入譬之卜筮則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師道當

如是也如是則利如是則貞二成卦之主我指二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萊按成卦之義在彖傳第一句屯之剛柔始交而難生承上兩卦乾坤初闢來非二體也蒙之山下有險乃二體也險而動屯之所以亨也險而止蒙之所以不可不發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叶雅也

萊按蒙之所以亨者二有中德當發蒙之任行時中

之道以發其蒙也應五應二也志應中心悅而誠服也彖辭發五求二非二求五之義者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萊按取象于初筮者誠也誠而後告以九二剛中者也中則當告而告剛則必如是而後告也再三則意不誠瀆也不當告也若猶告焉在學者既蹈煩褻之愆而教者之道不尊在教者復騰紛紜之說而學者

之蒙益固是瀆蒙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

棻按正道德仁義也養涵育薫陶也當蒙穉之時以道德仁義涵育而薫陶之作聖之功基于此矣蒙彖辭指帝王言二五之應是也文王懼君臣分定尊畀濶踈不知師道之尊遂失養正之義曰求我曰不告俾學者忌其勢而尊其師教者竭其忠而重其道未有尊師之君而不聖賢者未有重道之臣而不忠良

者太甲于伊尹成王于周公當之矣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本義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體坎之剛中以果決其行體艮之静止以養育其德

節進齋徐氏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說吐活反

萊按諸儒之釋此爻也主設教說乃發一人之蒙者

程子曰初陰柔居下民之蒙也發之之道刑罰立而

後教化行當明刑禁以示之所謂齊之以刑也用說桎梏不專尚夫刑也若專尚夫刑民免无恥為政者之羞也平甫項氏曰艮為守禦故言于卦之終坎為法律故言于卦之始按程傳釋蒙初上兩爻最妙李蒙齋學易記每卦每爻皆宗程傳獨不取此二爻曲高寡和不其然乎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程傳治蒙之始立其防維明其罪罰正法也使之由之漸至于化　平甫項氏曰教之于初者正法以示

之而有餘止之于後者干戈禦之而不足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桒按二以剛中之徳上應于五當發蒙之任蒙之主也以一卦而言天下之蒙皆在幷包之内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包蒙吉也以一爻而言五陰也志應于二以陽受陰而成養正之功納婦吉也汴水趙氏曰一爻再言吉他卦鮮有如此者此聖人深喜之而曰子克家也子克家之説不一朱子曰居下位而能

任上事也誠齋楊氏曰臣事君如子事父致君如伊
周亦臣子分内事如子之克家非功也平甫項氏曰
二在内為子上在外其嚴君與萊參隆山李氏之說
子對乾坤言也屯之初長男也建侯而成經綸之功
蒙之二中男也求我而當師保之任有子如此非克
家者與屯不言家者化家為國也以文王而言武王
屯之初周公蒙之二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本義指二五之應

萊按爻詞美二也小象美五也五不接二二何能成克家之功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取七具反

隆山李氏曰屯之六二近初九之陽而正應在五然震之性動而趨上舍初而歸五故曰女子貞不字此女子之屯者也蒙之六三近九二之陽而正應在上然坎之性陷而趨下舍上而從二故曰見金夫不有

躬此女子之蒙者也

桼按以卦言水易流也以爻言不中不正也女見金夫不有其身蒙之至也无所利矣故有勿用取女之戒士君子進退取與不可不慎栁子厚曰立身一敗萬事瓦裂不當作如是觀與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平甫項氏曰婦以從夫為順茍非其夫皆謂之不順

六四困蒙吝

隆山李氏曰六四以陰居陰而上下皆陰蒙暗之甚者也從九二則隔六三從上九則隔六五獨遠于陽无以發蒙而困矣

萊按初蒙之始也百姓之不識不知者故利用發上蒙之極也苗蠻之為梗為寇者故利用擊五童蒙之主君道也二發蒙之臣師道也三婦人之蒙也尚何利乎四士大夫之蒙也良可羞耳汴水趙氏曰此困而不學者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遠于萬反

本義實叶韻去聲　平庵項氏曰初三近九二五近上九三五皆與陽應惟六四所比所應皆陰故曰獨遠實也

鄱陽董氏曰自坤以後六十三卦小象散入爻詞之下遂不可韻讀本義復古本易故論叶韻按世人爭言遵朱矣今之易非朱子所復古本也試官合爻象為題此古本之不可復也推而論之朱子之不合于程子者專主卜筮也卦變也不宜言義理也今制舉之家有言卜筮者乎有言卦變者乎有不言義理者乎曰無之也是未嘗遵朱也遵朱者遵一二庸儒之講義而已守講義之說俾義文周孔之易晦而不明甚且至于叛孔而亦不敢為同異之論其亦可概也已

六五童蒙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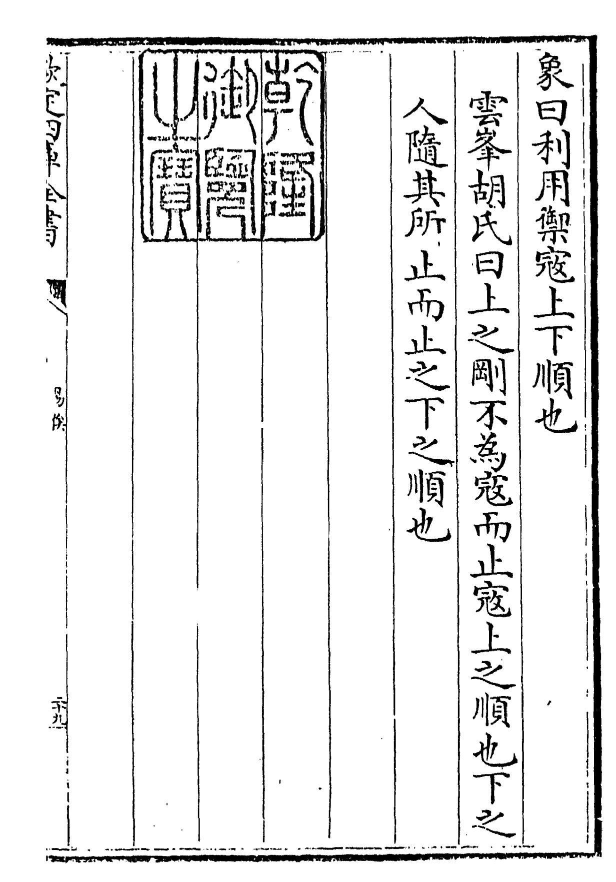
龜山楊氏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不挾賢也苟有求焉而有所挾皆在所不告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故惟童蒙乃吉夫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皆學焉而後臣之由斯道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程傳舍己從人順也降志下求巽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程傳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寇為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貪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　莆陽張氏曰諸爻皆蒙其不蒙者惟二上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雲峯胡氏曰上之剛不爲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所止而止之下之順也

易俟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俟卷三四

詳校官國子監祭酒臣覺羅吉善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方大

欽定四庫全書

易俟卷三

翰林侍讀喬萊撰

乾下坎上

程傳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飲食之道

萊按坎陷也卦之遇坎者皆有險之義焉聖人處險之道于屯則亨之于蹇則濟之于渙則拯之曷言乎需也曰險在前也有不可不需之勢焉曰雲上于天

則又有可需之機焉需若无濟于險然不可濟而不濟險之所以濟也若犯難而行身且不免詎有裨于事耶彼夫險難之來雖智不能圖力不能勝而時无不移事无不過需以待之險可夷難可解也武王伐殷待之十三年之後勾踐沼吳畜之二十年之前得斯道也龜山楊氏曰剛健而上行乾道也險在前而不進有需之義焉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來按需待也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
待之義也訟曰有孚需曰有孚訟主二需主五坎中
滿也當需之時有欲速之心非光也無養晦之道非
亨也不貞固而守之非吉也往而涉川詎有利乎五
以正中之德位乎天位皆反是焉故孔子以全彖之
辭歸之需曰利涉大川訟曰不利涉大川何也待則
利爭則不利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萊按大過有滅頂之凶既濟有濡尾之厲皆陰爻也未有陽剛而陷者艮遇坎為蹇艮止也見險能止故以智許之乾遇坎為需乾健也健則不陷故以不窮

信之蹇之止止而止也需之待待而行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萊按彖傳釋卦辭專指九五一爻位如此德如此此其全備彖辭也往有功者需而往也世之躁于往者

所以圖功也犯難而行僨事者多矣量可而進往乃有功梅邊熊氏曰始于知險而待時中于出險而得位終于濟險而有功需之義畢矣　又按易取反對之義始需訟二卦訟之剛來而得中也需之五來而為訟之二在二曰中需之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訟之二往而為需之五在五曰正中其不取乾體而取坎體者坎唯一陽少者多之所貴也先儒指為卦變非是詳見圖說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上時掌反樂音洛

本義雲上于天无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爾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也

萊按聖人教人多恐懼脩省何以言飲食宴樂也事之當需者不飲食宴樂則有所為而失需之道矣鄒子儀之窮奢極欲此有所需而飲食宴樂者踈廣市牛酒名故人高會此无所需而飲食宴樂者若何曾

得志日食萬錢魏无忌失志日飲醇酒此未濟之飲

酒濡首者非需之義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萊按郊曠遠之地也初遠于險郊之象需之善者然

善始者或鮮終聖人懼其變所守也又有利用恒之

戒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叶杭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難乃

旦反

萊按東漢黨人明東林身在江湖刺譏時政並及于禍乃犯難而行者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本義沙則近于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

萊按二小有言何言也初在事外不犯難而行人不得而議之二臣位也全身遠害必有起而責之者如穆生去楚雖申公亦以為非況其他耶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衍以善反

萊按有沙之地多寛衍而平易二陽剛之才居柔守中寛裕自處綽綽然以吉終者人言何足恤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萊按下三爻乾體也皆剛健而不陷者于郊于沙于泥由遠而近爻之位然也三何咎焉致寇至咎三也曷咎也過剛不中非能敬而慎者曰至寇已至也曰致自我致也外來之災而曰我致之寇自反之道應

爾自強之功如是垂誡深矣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莱披處險之道人知當慎而不知當敬慎則不及于禍敬則禍不能及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程子曰穴身之所安也朱子曰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程朱不同而先儒之說又各有同異或曰四為羣陽所傷出穴而避之也或曰二之進也四出

言以害之三之進也四為寇以禦之迨羣陽彚進量力之不敵則順而聽命此小人之所以為小人也萊按先儒之說皆非需之義也陽且不進陰胡為而拒陽陰且不爭陽胡為而傷陰朱子曰四交坎體入乎險中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又為出自穴之象從朱字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萊按順无所逆也聽无所巽也如蘇武歸漢出自穴

也牧羊十九年有順以聽之義焉又如慕容垂復國出自穴也夫人段氏幸于苻堅非順以聽詎能全耶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萊按彖辭全從九五一爻發義大象曰飲食宴樂爻曰需于酒食是象之義亦五備之五陽剛中正居尊位曷需乎曰坎體也陷于二陰之間有需之義焉休養生息而无窮黷之為仁義漸摩不下刻急之令上下和樂君臣燕衎其需于酒食之象乎貞固守之吉

之道也如宋神宗求治太急行新法擾亂天下又如
漢景帝削六國名吳楚之變皆失需之道者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萊按四曰穴上亦曰穴坎體也上需之終險之極宜
出險也曰入于穴何哉四能需故入而復出上无所
需故不出而入也大抵陷險中者非人莫濟下之三
陽需極並進不速之客也敬以待之終當獲吉隆山

李氏曰乾知險而需所以為君子謀隂知敬而避所以為小人計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平聲位未大失也

萊按不當位揩不速之客言顧炎武謂此象凡韻萊按吉失皆五質夫字取以相叶人一例也

☵坎下 ☰乾上

程傳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來按訟之前曰需訟之後曰師爭食飲之微名兵戎之釁非細故也聖人見天地既闢蒙昧初開嗜欲漸興爭奪繼起于屯蒙需之後故受之以訟也既不能使人无訟因告人以訟之道訟字義從言從公言出于公訟也否則為誣為詐非訟也訟不可騁虛也曰有孚孚而窒乃訟也雖然勝負未分也不可不惕也若曲直之既明又不可不止也中則吉終則凶也此為訟者言之也而聽訟者不能必其聽不偏而斷合

理也利見者必大人也至于涉險之道利在同心非相爭者所能濟也故曰不利　平甫項氏曰需以有實故需訟以有實故訟无實而需時至何用无實而訟情得必窮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乾在上上剛也坎在下下險也上剛則有陵下之勢下險則有伺上之心以一人言則內險而外健以兩人言則此險而彼健此其所以訟也集朱子胡雲峯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萊按序卦雜卦皆反對也易中剛柔上下往來之義先儒指為卦變非也亦反對也自下而上曰往自上而下曰來剛來而得中者需之五來而為訟之二也坎中滿曰有孚為隱伏曰窒為加憂曰惕居下卦之中中而吉也二為成卦之主故彖辭之有孚窒惕中吉歸之二也餘詳需卦

終凶訟不可成也

程傳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故曰不可成終指上九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誠齋楊氏曰虞芮爭田之訟必見文王鼠牙雀角之爭必見名伯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指九五也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萊按涉大川乃冒險犯難之象相爭者當此戰胥及溺矣曰入于淵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本義作事謀始訟端絶矣　平菴項氏曰乾陽生于坎水坎水生于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悖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難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于匕筯之間蘇史滅宗忿起于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

萊按天西轉水東流故曰違行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誠齋楊氏曰初才弱位下才弱者有懟忿而无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敢于微懟而不敢于大爭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雲峯胡氏曰不曰訟而曰事蓋其不成訟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叶芒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萊按二剛來而得中者卦之所以為訟也曷言乎不

克也曰二所訟者五也五君也上下分定詎能勝耶曷為有臣訟君之辭也曰如晉郤至與周爭鄇邑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是亦訟也封建之時大夫有食邑如季氏之費臧武仲之防孟嘗君之薛是也歸而逋歸而逋于其邑也周公慮其恐急跋扈為據邑要君之舉示之以畀約曰三百户安之以生全曰无眚垂戒深矣周禮三百户一成之地下大夫之制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叶蔡也自下訟上患至掇叶啜也

本義掇自取也

棻按竄醜之也患至掇危之也孔子嚴上下之分不許其无眚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棻按諸爻皆言訟三不言訟者无訟者也食食邑也食舊德不爭乎新也貞固守之吉道也曷言乎厲也當訟之時人强而己獨弱懼不免也而要之于終强

者敗弱者全也或從王事无成坤三之辭重見于訟何哉平甫項氏曰坤之中爻動而成坎三仍坤之舊爻也无成之義臣道之正三能從上故以臣之正道歸之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桉二之訟也曰自下訟上三之无訟也曰從上吉則四非訟初明矣彖傳曰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則訟原主上下言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萊按舊說二與五訟三與上訟四與初訟非也二三四皆大夫也曷言皆大夫也平甫項氏曰二有邑有戶三有食有王事四之命亦爵命也大夫而有爭奪是无君也傳易者知二之訟訟君也不知四之訟亦君也故三之无訟曰從上吉也若訟初也何不克之有哉復即命復就爵命也曰復則前此乃不就爵命可知也是不可不變也曰渝渝其爭奪之心也是不

可不誠也曰安安其尊卑之分也是不可不固也曰

貞貞其臣服之心也如是則吉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𣓨按不失謂不失爵命也

九五訟元吉

白雲郭氏曰九五以中正之徳聽天下之訟人之所

利見實天下之吉也獄訟之歸虞舜虞芮之質文王

其九五之謂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本義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褫敕紙反

蒙齋李氏曰或者未必之辭鞶大帶也盖爵命之服人所敬也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何足敬哉褫奪也終朝三褫之盖言衆所不容而欲奪之之意非己為人所奪也終朝之間人欲奪之者至于再至于三又何益乎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萊按終訟之人三褫不必言矣然當其未褫之時未嘗不揚揚得志孔子更以不足敬醜之其深惡痛疾如此

☵坎下
☷坤上

程傳師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

萊按一陰五陽一陽五陰之卦凡十有二自師比始王輔嗣曰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五陽

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矣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茍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茍隻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考孔子彖傳皆以一陽一陰為成卦之主則輔嗣之言是已

師貞丈人吉无咎

萊按雜卦曰比樂師憂反對之卦也比一陽在五君道也四海仰一人之象故曰比師一陽在二臣道也

一將統衆軍之象故曰師用兵之道不可不正也文王首言之曰貞弔民伐罪正也兼弱暴寡非正也雖然兵凶事也正已將非其人不勝也故又曰丈人吉无咎大人長老之稱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是也指九二也吉戰勝也无咎何哉戰勝之後恩威之悞用纖縱之乖方收目前之功貽日後之禍皆咎也唯丈人則无此卦辭止七字用兵之道盡矣後世如曹彬之下江南徐達之克元都可稱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王往況反

漢上朱氏曰周官自五人為伍積之至于二千五百人為師衆之義也　西溪李氏曰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本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

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于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畜傳敕六反本義許六反

隆山李氏曰于師得古人井田之法于比得古人封建之法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棻按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律號令節制也否

臧不臧也不臧者不以律也號令不行節制无法凶待問乎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萊按大傳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不及初上何哉王輔嗣曰初上者事之終始無定位也師之初用兵之始也故曰師出以律非初之有法制號令也上用兵之終也故曰開國承家非上之能論功行賞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萊按卦唯九二一陽上下五陰順而從之卦之所以為師即彖之丈人也二有剛中之德將之兼謀勇者在于師中吉而无咎矣卦雖五陰從之五正應也任之專恩之渥錫命之加至于再至于三寵之至也三言其錫命之多猶晝日三接言其晝接之勤也或曰彖辭之義備于九二獨不言貞何哉二奉辭伐罪者貞君之事非將之事故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叶沖也王三錫命懷萬邦叶崩也

萊按周公曰王三錫命孔子曰承天寵也非侈陳其寵遇也蓋信任專而事權一乃為必勝之道如裴度之平蔡是已追征河北之時有元稹魏弘簡之掣肘雖度何能成功平甫項氏曰禹之征苗曰感曰格湯之伐夏曰室家相慶曰民大悅文王之遏徂旅曰以篤周祜以對天下武王之伐商曰萬姓悅服曰綏萬邦成王之四征不庭曰撫萬邦曰綏厥兆民皆言懷

不言威

六三師或輿尸凶

程傳輿尸衆主也謂使衆人主之也本義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龜山楊氏曰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不免于敗誠齋楊氏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縠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皆主程子之說

案按五爻辭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則程子之說

是已何則五命將者也爻辭誡之于命將之始也若輿尸而歸則既敗之後矣又何誡耶從程子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萊按出師所以圖功曰大无功三可任耶五爻辭長子帥師喜其用二弟子輿尸戒其用三

六四師左次无咎

程傳左次退舍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于覆敗遠矣易發此義以示

後世其仁深矣

萊按五君也命將出師者二三四將也二有師中之吉將之勝者三有輿尸之凶將之敗者四无克敵之功亦无覆軍之禍將之不勝不敗者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本義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誠齋楊氏曰善戰者不必進而退亦進也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咎于何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長丁丈反

棻按五任將者也故告以任將之道曰田有禽蠻戎寇疆埸也敵加于己也曰利執言聲罪致討也不得已而應之也无咎也貞也雖然彖辭貞不遂言吉用丈人乃吉也九二一陽長子也堪丈人之任者任之不可不專也若既用以帥師又使弟子衆主之雖貞亦凶矣郭子儀相州之敗是已程子曰秦皇漢武窮

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叶杭}也弟子輿尸使不當^{平聲}也

萊按二有剛中之德以之帥師其所行也皆吉而无咎者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萊按師道既終王業已定命將出師者至此稱大君矣大君有命統于尊也開之以國承之以家恩渥而有等也用兵之時有功者不必皆君子行賞之後進

用者不可容小人故有小人勿用之戒用者謟其謀畧畀以事權勿用者非不論小人之功不行小人之賞也或曰行賞者五也受賞者二也上六何與焉此論師道之成非以上六為大君也程子曰取卦義不取爻義斯言是已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叶崩也

萊按小象之義賞功臣遠小人原是兩件事不必粘在一處講曰正功不可倖也曰必亂邦戒之深也

坤下坎上

程傳比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人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比所以次師也　汴水趙氏曰八卦既重九五正位他卦固有陰陽胥比者然剛柔雜居未免分貳求其純陰親比无有間隔唯此卦為然故卦名比

來按乾坤之後屯蒙需訟師各主一事而言未及大一統之義至此則亂定武成君臨萬國湯武之即位

也師之後繼以比者明其非揖讓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比毗至反

程子曰筮謂決占卜度非以蓍龜也朱子指蓍龜而言萊按元永貞之德有諸己者也烏用卜乎惟自審耳程子之言是也涑水司馬氏曰比之道不可不善也不可不久也不可不正也有得天下之功无長天下之善非元也一時蒙其休百世不能安其利非永也勢力而取之雜霸而治之非貞也漢上朱氏曰原

再也慎之至也必再筮自審果有元永貞之德然後可受天下之比而无咎也

不寧方來後夫凶

萊按元永貞比天下之德也不寧方來受天下之比也後夫凶之義程朱不合進齋徐氏曰萬國朝禹防風後至天下歸漢田横不來也程子曰求比之道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朱子曰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又答或問曰人已相比已後于衆强去求比豈不為人所惡是取凶也左傳崔武子娶妻卜卦云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人

以為凶也武子云先夫已當之矣彼云先夫則此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婦後夫凶言九五既為衆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馥劉繇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之義也程朱不合如此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萊按比吉也三字程傳不作衍文本義作衍文王昭素衍一也字汴水趙氏曰吉者卦之義輔者吉之由兩舉卦名自有兩義從程子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叶雍也

来按以剛中也指九五不寧方來以下方指人來比五故曰上下應

後夫凶其道窮也

雲峯胡氏曰凡應字謂剛柔兩爻此則上下五陰應之又一例也其道窮者上獨不應也

来按一陰一陽之卦成卦之由專在一爻二體其餘義也如師彖傳先發剛中而應次及行險而順比彖傳專取五陰比一陽之義大象始及地上有水先儒

以二體為主將爻作餘義與孔子不合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棐按比大一統之卦也孔子以卦建之義歸之萬國約畧之辭王莽置萬國可笑若此

按大象稱先王七比豫觀噬嗑復无妄渙是也稱上一剝是也稱大人一離是也稱君子五十三君子者合帝王卿大夫上皆可當其事致其功也泰之裁成輔相姤之施命四方非后不能任矣剝厚下安宅不必后也亦非士所能也故曰上離稱大人何哉離繼明之君也非卿大夫敢當也然未成其為君也曰大人以先王指堯舜禹湯文武言也曾行其事乃居其名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萊按比道貴早初則歸附之最先者况又誠乎盈缶者充其誠之量也觀後至之凶則知初之吉觀後至之无終則知初之終來有他吉他吉非分之福不可量也如蕭曹之比漢髙耿鄧之比光武是也若韓信之請王彭越之弗會媿有孚之義矣詎能終乎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萊按比之初六與大有上九義同葢有貴要其終所

難在上比貴得其早所喜在初故孔子于二卦皆不舉爻辭但曰大有上九比之初六而自天祐有他吉已在其中矣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

苿按上下五隂皆應九五而正應獨二也乃心膂之臣故曰比之自内既貞且吉寧顧問哉如漢蕭何唐劉文静宋趙普明徐達之類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萊按天下未定最患事非其主以致失身二之比五既得其主又以道合故曰不失

六三比之匪人

萊按匪人非小人也比非其人也何以比非其人也曰應上六也五既為天子矣三乃比于後夫立致喪亡可傷也已傷之者哀之也如從田横之五百人自刎島中亦可傷已進齋徐氏曰馬援勸隗囂專意東方而囂降蜀殺身亡宗為天下笑豈非可傷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雲峯胡氏曰不亦傷乎即孟子哀哉之意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六四外比之貞吉

萊按四非五正應而比于五臣之自外來者也外比何以吉也比于賢也良臣擇主而事也又何言貞也五既為天子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孔子曰從上則不失其正矣此如陳平歸高帝馬援歸光武尉遲恭歸

太宗是也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顧炎武曰此合平去為一韻者餘倣此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萊按師之後繼之以比乃武功告成而即帝位者湯武是也顯比者蕩蕩平平光明正大以受天下之比不但私恩小惠非王者所為即駕馭覊縻亦雜霸之事非顯比也聖人懼後世人主好大喜功薄海内外盡思臣服如秦皇之置桂林象郡漢武之通大宛身

毒光武之征安南唐太宗之伐高麗也乃設王用三驅失前禽之象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比之所以顯也沈元雅曰邑人不誡者邇者安也邇者安則遠者至矣按小象上使中也不獨安其室家亦且厚其風俗誡令不事乃民日遷善而莫之為之者吉字總承爻辭故曰顯比之吉雲峯胡氏曰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前禽背己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則失之王者之仁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程傳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舍音捨禽叶音窮

建安邱氏曰失上一陰曰失前禽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本義由上之德使不偏也

來按孔子懼人悮認不誡二字謂不設坊表教令聽民之自化也補出上使中一義見下之能中皆上使

之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雲峯胡氏曰王弼云乾剛惡首比吉惡後上六居五之後比之不先即卦辭所謂後夫凶者也諸家皆依之惟本義則與後夫之取義不同

萊按比之无首指後夫言若云陰柔居上無以比下則卦以一陽受五陰之比九五是也更有何人可以言比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萊按九五乃開國之君受天下之比者也故以封建之義歸之初比之最先而吉上來之最後而凶二與四何以分内外也二正應四非正應也正應而比則心膂之臣非正應而比則歸附之士也三比上六非其人矣如范增從項羽之類但覺可傷而已

易俟卷三